

水利篇

經學篇

史學篇

里學篇

廣治平略

弭盜篇

周代弭盜

昔者成周之時任民施教糾憲誅邪見于太宰司徒與民施教糾憲誅邪見于其邪辟而不致于爲非然其掌鄉合州黨族閭聯比其爲非然其掌鄉合州黨相受以此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又特詳于士師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又師又合而治之而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卽其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博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偕伺之廢事者則刑罰之有功者則慶賞之故其時風俗恬謐姦無所容而其間有陰訐朋比于犯矯誣者則士師又有八成以治之一曰卯灼盜國家密事者二曰卯賊爲逆亂者三曰卯漂爲異國反聞者四曰犯卯令爲私黨以爲者六曰爲卯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爲卯朋亂民也八曰爲卯誣造詭言以

杜微防萌者豈不豫哉。至于外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

野之道路宿息井

以其飲食樹藩蔽者

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

擊柝以宿衛之也

有相翔者

奸人相翔于其側也

許之。是行旅固獲即次之安。而伺察嚴密。姦宄絕跡于道

途矣。內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將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三者皆為其惑眾也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

互。惟執節者不譏。是都城固獲出人之寧。而防禁明肅。檢于潛消于閭里矣。卽

不幸而有竊發之警。則旋就捕戮。而有司厲以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量

而入于司兵。不欲肆人以利器也。卽不免而有宵夜之行。則徵候必明。而有司

寤以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不欲啟人

以窺伺也。蓋先王不恃其有固姦之法。而恃其有輯姦之法。非恃民之不扞吾

網而恃其無可以行。且恣睢之意。故非特海宇之內。無有大寇巨魁。而閭里門

巷之外。雖怯僂穴牖之流。亦屏跡斂志。而不敢犯。則防閑之其詳而豫故也。此

周官備禦之司所爲絕矣。如！邪！才形也。其後王澤既竭，寇虐作慝而歌
柔桑，痛亂生者，雅告變矣。至春秋晉悼公時，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
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焉。晉侯大嘉，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
一國盜爲盡矣。」突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同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
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畏者，郤雍也。遂其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
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君欲無盜，莫如舉
賢而任之，使敏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私心，則何盜之爲？滅卹室盜之源，皆矣。』

兩漢弭盜

漢興，高文與民休息，閭閻樂業，幾丁刑措。武帝承其富庶，侈于功利，凡宮室禱
祠甲兵巡遊之事，相繼薦出，而權算告緡，天下踵足而立。帝又以法制御下，奸
尊用酷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
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

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數歲乃得其渠帥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盜賊不發覺及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嗚呼大抵民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可槩以急捕斬戮爲哉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上許焉因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獨行至府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將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山陽守張敞自請治之天子徵敞拜膠東相敞謂之劇郡非明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于三輔

飲其羣盜營視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皆相枕籍死百日後乃令
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欲獻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
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才數百十人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
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賞視事數月盜賊止息不敢聞長安王莽時民以饑寒窮
愁起爲盜賊莽下令急責七公令捕殄盜賊于是羣下愈惡莫敢言賊情者州
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能制時田況領三州牧上言盜賊所發咎在巨
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勿聽遂至延蔓今宜
固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于賊莽惡其言罷况而遣其太師
王匡將軍廉丹擊之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至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
赤眉不逢太師寇盜尙可更始役我卒如田况之言建武三年盧令馬劬爲政
以威信稱遷郊令郊賊更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劬帥吏士七十許人力
戰連日弩矢盡城陷帝馳赴植川案行闕處知劬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

當罰擊勿拘州郡侯等聞帝至負鐵鎗將其眾請罪詔以褒等還鮪誅之鮪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合作耳自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縛無敢動者縣界清靜時漁陽寇盜充斥乃以郭伋爲漁陽守伋到示以信賞討戮渠帥盜賊消散微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昭懷山賊數百人悉還歸附伋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賊黨聞伋威信不萌俱降絡繹不絕建武十九年妖賊大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帝遣將圍之數攻不下時顯宗爲東海王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勅官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之十六年郡國羣盜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後復屯于是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守令長界內有盜賊不收捕者又畏懷損賊委守者皆不以爲有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安帝

時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
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
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人
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
以絁經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順帝漢安元年廣陵
賊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千餘年二千石不能制乃以張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
李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
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
因譬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
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恩以爵祿相榮不
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公其深計之嬰深感悟乃率所部萬餘
人歸降綱乃單車入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

賜子弟欲爲吏者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靈帝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有司舉賁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欲過重民。不聊生。京師遣遠告冤無所。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舊業。招撫荒散。調復。得沒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曹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獻帝時。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聚山中爲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皆論死。豫悉弛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滅。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

六朝弭盜

後魏孝文帝嘗問止盜之方。秘書令高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人也。苟訓之有方。庸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時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

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隋煬帝侈靡不悛般遊無度百姓窮困相聚爲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齊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攻陷城邑郡縣官莫能禦宇文述等不以實聞納言蘇威因帝問伐高麗事欲使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終不爲意卒至江都之變以及于亡

唐代弭盜

唐太宗初卽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宇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宣宗大中元年鷄山羣盜寇掠果州及巴南妖賊言詞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亦

子迪于飢寒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十三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式命諸將開倉廩以賑貧乏或又請爲烽燧以誦賊式皆笑而不應選士卒使求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得四千人分路討賊遂擒之械裘甫送京師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便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竊有所不諭者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濟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耳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力量力而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乾符六年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

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盜駐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副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至若周世宗時新鄭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此卽後世團練鄉兵之議誠止盜之一術也故附著于此

朱伐弭盜

宋太宗淳化四年既平蜀地任事者競進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衆至數十萬四出攻劫兩川太震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上官正等總兵討

賊頭帥不進詠至苑正等親行踴發限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
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汝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然民
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
不亦可乎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真宗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帝
復使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却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
情無不慰愜于是安李順之黨再平蜀州之亂收守得人弭盜何易易也仁
宗時張方平移鎮西蜀西南夷有叩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儼智高在南詔欲
來寇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
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叩
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
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開蜀遂大安善乎蘇洵之言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
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

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敏。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士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于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後邱濟曰。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益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更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豈非明盜者。端本澄源之論。

歟。慶厯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以文彥博爲河北軍慰使。平之時。右正言
余靖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疏畧曰。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不足自衛。裁
當今之所宜。唯兼濟而後可。若使朝廷遴擇長吏。長吏慎捕盜之官。巡檢得自
募勇力之士。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其時。
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惡者。則皆安堵矣。故盜賊之勢。不可使其滋。
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收作勿爭其利而已矣。神宗
熙寧七年。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
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
富強。移急足以權輸河北。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
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
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
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故冒法而爲盜。則苑畏法而不盜。則飢寒之

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
人勢必不止陛下明聖仁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
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戒克忍不以僥倖廢刑不
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元豐元年軾知徐州又
上疏曰今郡守之威權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
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
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人惴惴如此何以
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太
輕故也願少重其責以大綱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
沂濟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寇盜頒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
爪牙此治盜之一術也軾又代李綜疏曰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但詐威
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但詐威作敵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誦窮其黨而去之不